

古堡姻缘

〔英〕巴巴拉·卡特兰

达苑华 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内 容 简 介

本书描写了19世纪80年代两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男女青年的爱情。

两个美丽、善良的英格兰姑娘，姐姐黛妮西同苏格兰贵族青年阿利塔相爱。由于两个民族间的宿怨，阿利塔不顾公爵父亲的强烈反对，宁愿被逐出家门，抛弃荣华富贵，决心同黛妮西结婚过贫困的生活。九年后，夫妻俩不幸溺死海中，留下一双儿女。

妹妹佩琵塔无力抚养两个孩子，只好将他们送往公爵的城堡……

于是在这座古城堡里围绕着继承权和佩琵塔同公爵侄儿托基的相爱展开了爱与恨、善与恶的角逐，最终颂扬了对爱情的忠贞和恶人自食其果的结局，故事引人入胜，耐人回味。

作者巴巴拉·卡特兰，是当今世界小说量最多，销售量最大的英国女作家，其著作有17种文字出版，销售3.9亿多册。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

第一章

1884

佩琵塔·林福走进起居室，看到屋子中间放着一些板箱，地毯已卷起，墙上的油画已拿下，靠墙放着。

眼前的情景凄凉萧条，她好象要避开所看到的一切，默默地走向窗子，向花园眺望。

尽管时值初秋，花园里依然鲜花盛开，玫瑰花、大丽花、唐菖蒲、姹紫嫣红，绚丽灿烂。

花园外面是绵延起伏的空旷田野，田野那边则是茫茫大海。

她看到了象地中海一样碧波浩瀚的大西洋。她知道，悬崖下面澎湃的白浪冲击着岩石，好象要把它们撞得粉碎。

佩琵塔一想到大海，就想起被大海吞噬的亲人。这时，她总是眼噙泪花，极力控制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

大门口有人笃笃敲门，她走过前厅去开门。

不出所料，门口站着个白发苍苍、衣着整洁的矮老头。这个老者一看到她就笑容满面。

“你好，林福小姐！”

“克莱伦斯先生，我正等着你呢，”她答道。“请进来吧，我们的椅子都搬走了。只有餐室里有椅子，我们到那里

去坐坐吧。”

他跟着她走进大门对面的一间正方形小房间。阿利斯塔·麦克纳恩勋爵和他的妻子生前把这个房间当餐室。

象起居室一样，餐室里空空荡荡，只有几把竖式皮椅还未包装。

两人坐下后，佩琵塔睁着一双大眼睛，不安地注视着克莱伦斯先生，好象她已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克莱伦斯先生拉过另一把椅子，把手中的公文包放在椅子上，然后打开皮包。

他一边打皮包一边说，“林福小姐，我恐怕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

“克莱伦斯先生，我早料到了”。

克莱伦斯从皮包里拿出一大张纸来，对它呆看了一会，好象纸上写的东西使他吃惊，又好象他在考虑如何向他面前的这位姑娘作解释。

然后，他清清嗓子，勉为其难地开口说：

“我把几匹马和家具卖了320镑。”

佩琵塔有点紧张。

“就卖了这点钱吗？”

“林福小姐，这是我能卖的最好的价钱了，我向你保证，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克莱伦斯先生，你真好，我真感谢你，但是你要知道，320镑还不够替我姐夫还债呢。”

“林福小姐，这我知道。我已把3幅油画拿到伦敦的拍卖行去拍卖，还可以拿点钱。”克莱伦斯先生答道。

佩琵塔没有吭声。她认为克莱伦斯先生说的话听起来很

乐观。但这几幅油画不象会卖得好价钱。她姐夫买这几幅画时，是因为他喜欢画的主题，而不是因为画家出名。

她只好自我安慰一番，哪怕一点儿钱，也聊胜于无。

但是，她还要考虑两个小外甥。目前，她犹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游泳，要把头长时间露出水面，非常困难。

克莱伦斯好象看出了她的心思，柔声地说道：

“我已经同买家具的希利先生说好，他最早要到星期五才来搬床。我知道，到那时候，你已经决定你同孩子们到什么地方去。”

佩琵塔长叹一声。

“克莱伦斯先生，除了苏格兰，我们没有地方可去！”

她这句话使克莱伦斯吃了一惊。

他迷惑不解地看着她，然后说：

“苏格兰？我没有想到……”

“从我姐夫到这里来以后，一直是你照顾他的。你一定知道，他同我姐姐结婚时，他的那位公爵父亲不但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而且还把他赶出了那个部族。”

“阿利斯塔勋爵本人同我谈过此事，”克莱伦斯低声说。

“他父亲的这种做法太冷酷了，太不近人情了。我不是苏格兰人，但我清楚知道，部族对我姐夫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父亲把他赶出来，真使他伤心透顶。”

佩琵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

她在想，只有一个冷酷无情的苏格兰人，才会象公爵那样，把儿子赶走。

阿利斯塔·麦克纳恩勋爵同她姐姐相爱，从而丧失了对

他来说关系重大的一切东西。经过了这些年，再来回顾和认识往事，似乎是很奇怪的。

他结婚是为了爱，并无其他图谋，竟然受到严厉惩罚。

克莱伦斯用不着佩琵塔一五一十告诉他，也知道这段罗曼史。

斯特拉斯纳恩公爵有时被人称做“苏格兰之王”。他的所作所为的确也象个王。他对英格兰人怀有刻骨仇恨。

自从科洛顿战役结束以来，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仇恨犹如火上加油。正如阿利斯塔勋爵经常说的：

“苏格兰人是记仇的。”

公爵要他的大儿子尤恩侯爵同麦克杜纳万部族首领的女儿燕妮结婚。这两个部族山水相连，但几世纪来，战争连年不断。

可是，双方都憎恨英格兰人，这样，他们反倒联合起来了。公爵要为他的大儿子举行一次盛大的婚礼，把麦克纳恩和麦克杜纳万双方散居在苏格兰各地的至亲好友都请来参加。

但在宣布订婚之后不久，尤恩侯爵有一次在打猎时，因枪支走火，一命呜呼。

按老规矩，家人要哀悼短短一个时期，但公爵等不及了，他叫他的小儿子阿利斯塔必须代替哥哥成亲。

他对小儿子说，“等我一死，你就可当部族族长了。现在，你必须象你哥哥那样，负起重任，并同燕妮·麦克杜纳万结婚。”

父亲的这个主意把儿子吓坏了。

儿子压根儿没有想过要继承父业。实际上，他在南方呆

的时间比他哥哥长。

他认为，在现代世界里，他父亲仇恨英格兰人是不合潮流的。因为现今朝廷里有女王当政，部族之间的传统纷争和怨仇多半已经平息。

但公爵对儿子施加了巨大压力。阿利斯塔既不愿勉强自己，又要忠于父亲，真是左右为难。

接着，他意外地堕入了情网。

佩琵塔还记得她姐姐和姐夫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她还年幼。他们两人目光相遇时，就象着了魔似地难分难舍。

佩琵塔和她姐姐黛妮西一直同父亲生活在一起。老人家原是一位外交官，到过许多国家。他退休后写了一部回忆录。

他们在伦敦北面赫福郡的一个小村子里安家落户。

一天，阳光明媚，姐妹俩正坐在花园里。突然外面大路上一声巨响。她们慌忙站起来，奔向大门口，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辆华丽的双驾马车，同村子里的一辆牛车相撞。牛车从一条叉路拐出来，事先未打招呼，因为那个驾车的乡下佬正在打盹。

佩琵塔后来才知道，由于马车的驾驭手技术高超，两匹马才幸免于难，只是受惊不小，在两条车杠中间趴了下来。

马车的一个轮子掉在大路上，马车半身倒在路边的一条大沟里。

牛车的木料坚实，因此损坏轻微，驾车的男孩子大声呼叫起来。

一个衣着讲究、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从半毁的马车里爬出

来。这时，事态才平静下来。

两匹马被牵进了罗伯特·林福爵士的马厩，佩斯塔和黛妮西把小伙子引进了屋子。她们的父亲端出一杯酒请客人喝，客人边喝边作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阿利斯塔·麦克纳恩。我出了丑，我真没料到，乡下人走在哪条路上都旁若无人。”

“你说得对。我想问问你，你同斯特拉斯纳恩公爵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儿子，”阿利斯塔勋爵答道。“实际上，我明天就要回老家。这是最后一次在南方长住。”

他说话时流露出遗憾的神色。他双眼望着黛妮西。佩斯塔认为，不管他以前为什么不愿离开南方，现在又多了一个原因，那就是，她的姐姐已牵住了他的心。

黛妮西长得花容月貌，难怪阿利斯塔对她一见钟情。姊妹俩在许多方面长得很象。但是黛妮西出落得更加秀丽妩媚。

她一头金发。她们的母亲有法国血统，所以她有一双乌黑的眼睛。

阿利斯塔后来对他的妻子说：

“亲爱的，我一见你，就不想再看别的女人了！我只愿同你结婚，既然我把我的心献给了你，就永远属于你了。”

在南方，别人都叫他“阿利斯塔·麦克纳恩勋爵”。当他哥哥去世时，他没有马上接受侯爵头衔。

由于他拒绝同燕妮·麦克杜纳万结婚，他被赶出家门和族门。他的父亲骂他“给老祖宗丢脸”，但别人依然叫他阿利斯塔勋爵。

他违抗父命，同黛妮西·林福结了婚，他的境遇顿时一落千丈。

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以前给这个小儿子巨额津贴，现在马上分文不给。阿利斯塔勋爵现在只有从他母亲继承来的一点遗产，幸亏他可以动用这笔钱。

几年来，这笔钱越用越少。佩琵塔清楚知道，前几个月他们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她常常愁眉不展，她的姐夫倒坦然处之。

阿利斯塔勋爵同他妻子在一起感到无比幸福，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他们觉得每样东西，哪怕是贫困，也是有乐趣的。他们满怀信心，总觉得迟早“情况会好转”。

有时他们在当地的赛马中赌赢了，中了头奖。有时他们变卖旧物，卖了好价钱。

当他们拿着黛妮西母亲留下的最后一件首饰去当铺时，他们也是乐呵呵的。

罗伯特爵士从来没有发过财。他有点钱总是平分给两个女儿，虽然数量很少。当黛妮西把她的那份钱用光后，就面带愧色地去向佩琵塔借钱。

佩琵塔总是心甘情愿地借给她。

她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她的父亲一死，她就住到姐姐和姐夫家来，帮忙照顾孩子，以报答姐姐养活她的恩情。

黛妮西对妹妹的帮忙是感激的，因为她可腾出更多时间和丈夫在一起。

姐妹俩年纪相差很大。黛妮西比妹妹大7岁。黛妮西去世时，佩琵塔只有19岁。

佩琵塔住到康沃尔的姐姐和姐夫家时，年方17。他们住的那个村子很偏僻，所以没有合适的小伙子前来求婚。

但是佩琵塔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有时她骑上姐夫还未训练好的马，有时带着两个外甥在田野里或海边嬉戏。

黛妮西有时为她操心，对她说：

“不要指望我们家的大门口再有奇迹，给你带来一个象阿利斯塔那样的漂亮客人！亲爱的，你得想办法去找个丈夫啊！”

佩琵塔答道，“忙什么，我很愿意独身。”

后来，黛妮西和阿利斯塔乘小船在海上遇风浪触礁身亡。那时，佩琵塔才真正感到自己孑然一身。

她从未想过，她现在不仅要为自己，也要为两个孩子，作出决定并考虑前途。

最初，当她意识到她已失去黛妮西和值得崇拜的姐夫时，她只能悲恸地徒然哭泣，觉得她的末日已来临。

但是，两个孩子需要她，她必须坚强起来，理智地思考问题。

她苦苦思索了一天一夜，认识到，除了去苏格兰之外，别无他法，正象她对克莱伦斯说的。

她非常理解克莱伦斯的惊奇目光。她接着说：

“我早就知道，斯特拉斯纳恩公爵是个富翁。尽管他对儿子狠心，我相信他是不会让他的孙儿挨饿受冻的。克莱伦斯先生，你要知道，除非我能为孩子们另找栖身之所，否则我们只好到他们爷爷那里去。”

“林福小姐，我想，也许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

“我希望有，但是没有啊。我爸爸当外交官时一直住在

国外。他的朋友几乎都在外国，包括美国。”

克莱伦斯先生笑起来了。

“你去美国确实太远了！”

“我也这样想，去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路费也贵。你比谁都清楚，没有你帮忙，我们甚至连苏格兰也去不成。”

克莱伦斯慢悠悠地说：“当然，我知道不论去什么地方，总得有笔钱。林福小姐，我已经为你攒了50英镑旅费。”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

“我想，你手头有点余钱总是好的，”克莱伦斯慢条斯理地说。

佩琵塔知道他考虑得周到，万一斯特拉斯纳恩公爵拒绝收留他们，他们返回南方还需路费。

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一个可靠的家在等待着他们。

她心里一股劲儿地想，她要使公爵明白，即使他不收留她，也要收留两个孩子。

克莱伦斯看着面前这个娇嫩柔弱的姑娘，觉得她小小年纪就要挑起重担，未免令人怜惜。

自从佩琵塔住到康沃尔以来，克莱伦斯就了解她。他知道这个姑娘表面上虽纤细娇柔，实际上性格坚强。

她比姐姐刚强。她的姐姐一切依赖丈夫，既无主见，也不会处事。

而佩琵塔意志果断。克莱伦斯认为，她的聪明才智很象她的父亲。

克莱伦斯以前同罗伯特爵士只见过一两次面，但对他却佩服得五体投地。

罗伯特写的自传不算畅销，但却博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克莱伦斯也买了一本，读得津津有味。

他说，“要是你爸爸活着就好了。”

佩琵塔对他嫣然一笑，脸蛋儿白里透红。

“爸爸碰到紧急情况都能应付自如”，她说“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他总是胸有成竹。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受过外交训练。他有那么一股魅力，他说的话谁都爱听。”

克莱伦斯先生笑笑。

“林福小姐，我认为你天赋同你的父亲一样有才能。”

“我希望如此，”佩琵塔说。“克莱伦斯先生，老实对你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去跟斯特拉斯纳恩公爵说明他的义务，我真害怕极了。”

“我佩服你爸爸那股令人着迷的魅力。我确信，你会象你爸爸那样处理问题，”克莱伦斯说。“阿利斯塔勋爵也有那么一股子魅力传给他的两个孩子。”

佩琵塔答道：“我希望你说对了。我想我们最好后天星期三动身。那位买家具的先生真好，我不想再多麻烦他了。”

克莱伦斯说，“他很愿意你呆到星期五。”

佩琵塔摇摇头。

她问，“星期三、星期四、或星期五……不是都一样吗？困难临头，前途未卜。越早动身北上越好！”

克莱伦斯说，“林福小姐，如果你决定这样办，请允许我替你买几张火车票，安排一辆马车，把你和两个孩子送到

法尔茅思。你的第一段行程必须从那里开始。”

他把手中的纸放进皮包后说：

“我想你该知道，路上最好多带点吃的，当然还要带毯子，晚上很凉。”

“我知道，”佩琵塔答道。

她想以坚定的语调说话，但她声音发抖，因为她想苏格兰是那么遥远。

她深知，换几次火车，无疑要花许多时间。

她只乘过一次从伦敦到康沃尔的火车。当时，她认为那是一次很大的冒险。

现在，她知道，带着孩子旅行跟单身旅行不一样。

大孩子罗里九岁；小孩子珍妮六岁。他们比较乖，很听话，但要把他们关在火车车厢或封闭的马车里，他们是会不耐烦的。

阿利斯塔勋爵在康沃尔定居，不仅因为那里物价便宜，而且因为他花一小笔钱，就可从朋友那里租到一所房子和几亩土地。

佩琵塔猜想，他愿意住在那儿，因为他要尽可能远离他的父亲和部族，在他们看来，他是“逆子”。

他愤然离乡背井，要忘掉一切，而同他爱得发狂的妻子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有时候，特别是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她总觉得她姐夫的一双眼睛在凝视着远方。

佩琵塔是颇有洞察力的。她可以觉察到苏格兰人无疑称之为“死亡予兆”的那种东西。她知道，阿利斯塔仿佛看到了遍地开着紫色石南花的原野；他仿佛听到了松鸡飞下幽谷

时发出的咯咯叫声，他又仿佛感到了当他涉足水中钓鱼，鲑鱼上钩时鱼杆的颤动。

她还确信，他在想念那座塔楼耸入云霄的巍巍古堡，还有他父亲管辖的数千亩一望无垠的土地。佩琵塔常常听到他描绘那里的风光。

阿利斯塔勋爵说过，从古堡可以远眺大海，古时候，北欧海盗就是从海上入侵的。

当时的苏格兰男子都个子矮小，头发乌黑，但在北欧海盗回去后，却留下了金发碧眼的后代。

佩琵塔总觉得，她的姐夫长得象北欧海盗，孩子们既象他们的父亲，又象他们的母亲，长得金发碧眼。这使皮肤白里透红的珍妮真象一个小天使。

佩琵塔常常认为，这两个孩子长得再可爱不过了。她想，即使公爵铁石心肠，他也不会拒绝收留他们。

无论如何，苏格兰是他们的祖籍，她决心把他们送往那里。

克莱伦斯先生一走，佩琵塔就上楼走进卧室，那里一大堆东西还未打包，她看着这堆东西直摇头叹气。

她现在没有钱给自己添置新衣服，她舍不得把姐姐的衣服全部扔掉。她深信，凡家里有的东西，孩子们都用得着。

两个孩子都已长高，衣服都嫌小了，但她有一双巧手，能给他们补补改改。

她一想到手头只有50镑钱，花光后就要挨饿，就不寒而慄。

回顾往事，她觉得她的姐夫阿利斯塔勋爵真可笑，竟然未能正视令人不快的现实；他们迟早必须解决他们的经济困

境。

她没有料到他欠了一身债，阿利斯塔从未提及此事。真的，她没有想到。

她为什么要想到呢？

她自幼依靠父母，她以为，女人总要靠一个男人生活。

这个男人不仅要提供所需的一切，还要精打细算，安排好生活。

她的无忧无虑的漂亮姐夫不会过日子，因此家境非常不妙。

她想，十分重要的是，她要使公爵明白，她已走投无路，他必须收留他们，但她一想到这一点，不免忧心忡忡。

她姐夫淹死后，她就开始发愁，后来越来越愁，忧愁象一团乌云笼罩着她。

星期三早晨，她和孩子们的行李都已打好。

克莱伦斯先生派人来给他们赶马车，送他们上火车站。来人把行李搬下楼去。这时，罗里噘着嘴说，“我不去。”

“宝贝，你要到苏格兰去看你爷爷，”佩琵塔说。“他住在一座大城堡里，到那里去可好玩呢！”

“我要住在这里，”罗里倔强地答道。”这是我的家。我要住在这里。”

他的声音里的眷恋之情引起了珍妮的共鸣，她哭起来了。

珍妮伤心地哭叫着，“我要妈妈！她为什么走了，留下我一个人？”

佩琵塔跪下来搂着小姑娘。

“宝贝，你不是一个人，”她说，“我跟你在一起。勇

敢些。我们要去冒一次大险，就象童话里讲的那样。”

珍妮仍然眼泪汪汪，佩琵塔也想哭一场。

4小时后，他们到了法尔茅思火车站。只看到火车头呼赤呼赤地冒着黑烟，旅客们熙熙攘攘，一片忙碌景象把两个孩子吸引住了。

克莱伦斯到车站送他们，把他们带到了一节里面布置得很舒适的车厢。佩琵塔这时才明白，克莱伦斯给他们买了头等车厢的车票。

她对他说，“我们坐不起的。”

他答道，“林福小姐，车票是我和几个伙伴凑钱买的。我们一块儿谈起此事时，总觉得我们不能让你和阿利斯塔勋爵的两个孩子到苏格兰时身无分文。因此，从这里到爱丁堡的路费是我们付的。我们对勋爵钦佩不已，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非常谢谢你，”佩琵塔说，“你真慷慨。也许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

她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好。

她吻了他的脸颊，这使他吃了一惊。

“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恩情，”她说。

“一路上当心你自己和两个孩子，”他说。

佩琵塔热泪盈眶，无言以对。

他们进入车厢。列车员吹起哨子，挥动小旗。火车徐徐开动了，克莱伦斯摘了帽子。

他们三人一道叫喊，“再见，克莱伦斯先生。”

克莱伦斯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这使佩琵塔感到温暖，暖到了心窝里。

佩琵塔在姐姐和姐夫淹死后，心情沉重，后来越来越不安，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她对孩子们说过，这毕竟是一次冒险。冒险刚开始，就遇到了意外的热情帮助。也许这是一种吉兆，表明将来会走运。

车厢里只有他们3人。两个孩子坐在座位上又跳又蹦，又在地上乱跑。火车越开越快，佩琵塔后来觉得有点害怕了。

以前去苏格兰，不是乘马车走陆路，就是乘船走海路。而现在乘火车，无疑要快得多。

有人认为，铁路上可能出严重事故，但迄今她从未听说过。她只希望他们乘的火车不要第一次出事故。

火车到达伦敦时，两个孩子已累极了，因为他们已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火车。

在车上，佩琵塔曾说服他们躺下睡觉。在快到伦敦时，上车的人慢慢多起来。

最初上车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显然不喜欢孩子。他们一上车就疑神疑鬼地瞅着两个小家伙。后来，老俩口又手捂嘴巴，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

佩琵塔给两个孩子讲故事，总算使他们安静了一会。但要他们一连数小时安坐不动，是办不到的。他们两人玩起来了，哥哥当马，妹妹骑在马背上。

到了另一站，上来一位老绅士，后面跟着一个男仆。他给老头的膝盖裹上一条毛毯，又在他肩上披上一条围巾。

罗里靠在窗子上，一面观看站台上的光景，一边津津有味地讲他看到的情况。于是那个男仆对佩琵塔开口了。

“小姐，我希望你的孩子别吵。我的东家病得厉害。他